

知情人从来不买自己生产的食物吃

3

热点关注

自己和家里人都 是消费者

“爸爸，为什么那种肉丸不能吃？”沉浸在肉丸制作过程中的我，听到孩子天真的声音，一下子回过神来。“总之这个不能吃，不许吃！”我取走盘子，一边做着不成解释的解释，一边陷入深深的自责。

在黏糊糊的肉碎里啦啦啦啦地加入添加剂做出来的肉丸，我的孩子却在开心地吃着。饺子店的D老板、豆腐店的E老板也都这样说。

在此之前，这种肉丸对我来说，还是值得骄傲的。将本来已没有用处即将丢弃的东西制成食品，一方面有利于环保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连一元钱都要省的家庭主妇来说，简直就是福音。而且我使用的添加剂全是经国家认可的，我还很自豪为食品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但是，那时我才清楚地认识到，我根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吃这种肉丸。

是啊，自己和家人也都是消费者啊。原来，我只认自己是“生产方”、“销售方”，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也是“买方”。那晚，我彻夜未眠。

一直以来，我将销售添加剂视为自己毕生的事业，意气风发地要创办全国第一的添加剂公司，还曾认真地研究如何通过添加剂来创造新的饮食文化。现在，我开始怀疑起自己“毕生的事业”了。我满脑子只有添加剂的销售，把提升业绩当作游戏一样来享受，还得意于出卖手艺人的灵魂……

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恰当，

但我觉得添加剂就像军工产品一样，我和那些出售杀人武器、中饱私囊的“害人的商人”难道不是一丘之貉吗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——我这样想。

工人在加工的时候被添加剂呛得咳嗽

原我先置若罔闻的一些话渐渐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。某工厂的A厂长总在私下里说：“我那里特价出售的火腿根本不能吃。”咸菜加工厂的B厂长也常说：“虽然价格超低，但还是不要买我们家咸菜的好。”那是把发黑的蔬菜漂白后，用合成着色剂上色而成的。前面介绍的那个做袋装藕的制造商C也说：“我们自己是不会吃那种藕的。”这是当然的喽，看到乌黑得像垃圾一样的藕一瞬间变白的过程，只要是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吃。饺子店的D老板、豆腐店的E老板也都这样说。

“不会吃自己制作的食品。”这样说的人还有不少。我想起了在竹荚鱼干加工厂打工的阿姨们的选择。有一次，她们拿到了打折商品目录。上面有自己工厂生产的竹荚鱼干，还有自己经常去的超市卖的竹荚鱼干。而那些阿姨全都选择了超市的竹荚鱼干。

自己工厂的竹荚鱼干，是在不断加入大量白色粉末的添加剂溶液里浸泡后制成的。其中含有刺激性的成分，她们工作的时候常被呛得直咳嗽。相反，超市卖的那种竹荚鱼干则是不含添加剂的。这些阿姨虽然没有专业知识，但本能地不会接受添加了大量不知名目的粉末而制成的鱼干。

辞掉添加剂首席销售员的工作

我自恃比任何人都更加熟悉添加剂，但一直以来对添加剂最重要的“安全性”视若无睹。听说，我住的城市患遗传过敏性皮炎的孩子比起其他地方要多得多。我难道不应该为此承担几千分之一的责任吗？一想到这个问题，我便受到良心的谴责。

孩子们没有选择吃何种食物的权利。他们毫不犹豫地让父母端出来的东西吃进嘴里。当然，我并没有犯法。我一直严格遵守国家制定的使用方法和用量来使用添加剂，并且在产品标签上也做了明确标示。但这样也抹不掉我的罪恶感。虽然醒悟得比较晚，但既然已经“觉醒”，就不能再继续这样工作下去了。作为首席销售员，我拿着高薪，想到家人今后的生活，我的内心经过一番挣扎，但最终我还是无法违背自己的良心。

于是第二天，我辞去了工作。

辞职之后，我开始做明太鱼子。明太鱼子以深海鲑鱼子为原料，用少量的盐腌制而成。优质的明太鱼子晶莹剔透、味道绝佳。市场上卖的明太鱼子，都是使用大量添加剂制成的，是我绝对不要给我孩子吃的食品之一。但就像一个制造商说的那样，“无添加剂的明太鱼子是不存在的”，不用添加剂来做是非常困难的。而正因为难，我越发要试一下。

我一边执著于无添加剂明太鱼子的制造和销售，一边与客户聊起了添加剂的话题。“我还想再听一些关于添加剂的事情。”“我想让我朋友也一

起听听，您来我家吧。”这样的要求越来越多。不知不觉，全国各地的邀请纷至沓来。

在向听众讲述添加剂以及我过去“罪行”的过程中，我找到了自己一个新的方向。我比任何一个人人都了解日本食品添加剂的现状。当然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很多学者研究添加剂的副作用及使用方法，了解每一种添加剂的毒性和危险性。

但是，他们当中肯定没有人在生产一线呆过。为什么必须要放这种添加剂，用什么来代替那种添加剂。我是在食品加工现场呆过的“活证人”，亲眼见到各种白色粉末啦啦啦啦地被加入食品里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更有责任揭发添加剂幕后事。把我过去耻辱的“罪行”和添加剂的现状告诉给更多的人，这是我的使命，也算是对过去所为的一点点赎罪吧。

做一名“添加剂的翻译”

话虽如此，但也并不是说“添加剂是完全不好的”。我们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添加剂的“恩惠”。使用添加剂能降低成本，制造商可从中受益。就像前面介绍的那样，使用添加剂的话，不需要手艺，就能够持续轻松地制作出品质划一、成本低廉的商品。

超市也会得到好处。因为它们能够进到便宜的食品，就能够打出特价招揽顾客，营业额自然也就水涨船高。

消费者也是一样，不仅能够买到看上去干净又好吃的便宜东西，买来的东西还不容易腐烂。尤其是在忙碌的时候，本来要花两个小时才能做好的饭菜，现在只要5分钟就能搞定。

这些无疑是食品添加剂的功劳。乍一看，谁都没有错。在食品中使用添加剂是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规的合法经济活动。

但是，消费者完全不知道与食品添加剂有关的现状。在什么样的食品里加入了多少添加剂，消费者毫不知情。也就是说，信息没有做到完全公开。这才是问题所在。“标签上不是写着吗？”也许有人会这样说，但读完每天的章节你就会明白，许多东西光读标签是读不懂的，这其中存在很多不为人知的“黑幕”。因此，有必要围绕食品添加剂，把有关吃的信息大公开。只要信息公开了，如何选择就是消费者的自由。但目前这是做不到的。

“一流的制造商，应该不会在食品里使用危险的添加剂。”“超市不会出售不好的东西。”有多少这样想当大人啊！他们每天毫不知情，面无人色地摄取着大量的添加剂，而一旦他们知道内幕的话，我想他们连尝一尝的心情都没有了。

正因为消费者追求“便宜”、“方便”、“外表漂亮”的东西，制造商才挖空心思来满足这些要求。因此，制造商、销售商、消费者这三者虽然立场不同，但实际上都在默许，支持添加剂的存在。但是，在什么食品里加入什么样的添加剂，制造商、销售商、消费者没有达到信息共通。

我要强调的是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因此，现在应当公开有关食品添加剂的信息、食品是怎么制造的等一系列内幕，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让消费者自行选择。

为此，我要努力成为一名“添加剂的翻译”。



[日]安部司 著 李波 译
天津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好看的颜色、可口的味道，商场和超市里的很多美食，居然都是添加剂做出来的。

《食品真相大揭秘》告诉你根本想象不到的食品加工背后的真相。作者在书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己的经验，带领普通消费者深入食品加工的“背后”，让你了解根本想象不到的真相，并教你怎样选择真正的好东西！

[上期回顾]

我被人叫做“食品添加剂之神”，当地食品加工业者、手艺人有问题都来找我商量。我教他们利用食品添加剂，把黑的变成白的，烂的变成不烂的，臭的变成香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我可爱的孩子在吃我开发的肉丸，那是用黏糊糊的废肉做的。

我回到家看见沙发上坐着桃花的警察男朋友

6

都市情感



灭灯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北漂一族老灭因经商失败而穷困潦倒，其女友燕姿与之分道扬镳。为节省开支，老灭只好决定将自己租来的两居室租出一间。几经挑剔后，“貌如桃李，心似蛇蝎”的辣妹桃花从天而降，成为老灭的合租人。随着合租生涯的展开，两个人经常在生活中发生摩擦碰撞，甚至导致某种火花产生……

[上期回顾]

那天傍晚回家，我看到桃花和老梁背着我在一家餐厅吃饭。我忽然很失落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努力不再去想桃花和老梁之间的破事，只是拼命地工作。一天早晨，我在小区里跑步，看到桃花坐在一个椅子上，我发现她特别漂亮。

我和桃花出去玩，下山途中，碰到有人牵马，桃花想骑马。路上，桃花骑的马突然受惊，桃花坠马了。我和两位马主心急如焚找到桃花时，只见她披头散发地伏在林中草堆里，一动不动。

那场事故的后果是左臂闭合性骨折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在客厅里看到了脸色憔悴的桃花，她的胳膊缠着绷带，里面是积水潭医院昨晚给打的石膏。昨晚从医院回来，已经很晚了，她一直在客厅的沙发的，疼得龇牙咧嘴。几次让她进屋睡觉，她不听，只是找了条毯子盖在自己身上，斜躺在沙发里养神。看她难受的样子，我没话找话地逗她开心，她却提不起兴致，最后大约是烦了吧，把我赶回了房间，说是让她一个人静一静。

现在，她的头枕在沙发扶手上，墨绿色的沙发垫衬托着她浓密乌黑的秀发，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，仿佛保罗那的印象派油画，在无比的绚烂之中，又透着一种寂寞的凄美；粉红色的秋天盖在她弯曲的身上，似乎盖住了一条神秘的圣河，涌动着不可知的魅力以及诱惑，让人既想平静又想躁动，恍然变成泰戈尔那样多情的诗人。

她的一缕青丝垂在地板上，我轻轻地捞了起来，放回扶手上。不料，她却被惊醒了，张开眼睛盯着我看。我笑了笑，正要说话，桃花皱着眉坐起身来，然后裹紧毯子问我：你鬼鬼祟祟的，是不是想非礼我？我慌忙矢口否认：没有啊，哪能呢，我怎么会做这种趁火打劫的事，就算我真的想非礼你，也要等你痊愈了。

桃花咧着嘴勉强笑了一

下，说：老灭，我真瞧不起你，如果我是你，看到有一位美女睡在沙发上，我一定会饿狗抢食般扑上去，噢，饿狼抢食——字典里有吧。她说话的内容是暖味的，可是口气却是冷冰冰的，我心里矛盾极了，不知道她到底什么意思。再看看她的脸色，既有伤后的痛楚和憔悴，也有一贯的妩媚和调皮，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似的说：饿狗抢食很容易啊，就怕扑到的不是猎物，而是一头母老虎。那可惨了。

桃花乐呵呵地说：世上很多事情都是那样，如果你没有那一扑，你就永远不知道真相——没准咱们会狗咬狗抱成一团呢。

这句话我懂了，别说像我这样智商差强人意的，就是脑袋被驴踢过的人，也知道这是赤裸裸的暗示。于是我就坐到沙发上，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，半真半假地说：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扑上来了？

桃花扭了扭身子，绷着脸说出一个字：滚。这个词说得不重，但我听来，不啻于五雷轰顶，差点儿崩溃了。正在进退两难之时，却见她肩膀上有一根落发，对我来说，这真是一根救命稻草。我拿起那根头发在她面前晃了晃：我没什么歹意，只是想帮你捡一根头发，想不到你这么不经吓。桃花抿嘴偷乐，正要说话，似乎伤处又痛开了，齜着牙啞啞地吸气。

晚上在网上查找了与骨折相关的食疗知识，知道木瓜粥舒筋活络，对骨折患者十分有益。当我跑了两家农贸市场，终于买到木瓜，兴冲冲地赶回家，想在她面前好好表现一番时，却被客厅里的场景惊呆了。

沙发里坐着一名身穿警服的年轻小伙，脸色虽然有点黝黑，但相貌堂堂，算得上帅哥了。而桃花，正与这帅哥促膝长谈，有说有笑，态度亲昵。他们两个见我进门，都停止了说笑，光瞅着我。那警察虽然脸带笑意，但眼神却很锐利，也许是职业习惯吧，就像两把油刷一样在我脸上刷来刷去，令人颇不舒服；桃花也是笑眯眯的，但目光有一种审视的意思，似乎在观察我的反应。

我挤牙膏一样挤出一丝笑容，对那警察点了点头，算是简单地打过招呼，然后拖着沉重的步伐进了厨房，丢下手里拎着的一堆劳什子。窝里的感觉像蟑螂一样，在我心里飞快地繁殖。正在柔肠寸断，桃花轻轻推开厨房被我带上的门，伸进半个脑瓜子。我慌忙离了墙壁，装着意气风发的样子去整理刚买回来的货物。只听桃花懒洋洋地说：老灭，我有事情，今天的午饭你一手包办吧，尽量做好吃点儿，哦？对了，今天的菜不要放辣椒，他不吃辣的，嘻嘻。我他妈的偏辣死他，我在心里嘟囔道，正要用法外天审判的眼光去考问他一下，那混账却头一缩，退回到客厅去，继续跟那警察莺声燕语了。

我在水池里洗了手，放在裤子上擦干净，掏出那半盒香烟，走到客厅里问警察抽烟不。我的动机很纯粹，就是想尝试一下给警察叔叔敬烟的滋味。那

警察笑着说不会抽烟，并站起来跟我握手，说：你好你好，我叫周峰，市局刑侦大队的。我正要说，却听桃花对那男的说：你真是的，说那么具体干吗？人家又没问你名字，你倒是不打自招了，跟犯罪分子学的吧。

她显然在那帮警察说话，而且听口气，也完全把我当外人了。这简直是往伤口上撒盐啊，这对狗男女，我在心里狠狠地骂道。又听桃花笑吟吟地说：老灭，这是我以前的同事，现在的男朋友，怎么样，长得帅不帅，你老人家给打打分呗。我没理桃花，只是笑着对那叫周峰的警察（他的脸色似乎有点古怪）说：那就别走了，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。

桃花撅起嘴说：老灭你真狗屎，你哪只眼睛看他要走了？唉，你还是赶快去烧菜吧，我们俩都饿了。我心里虽然十分窝火，但是也不好发作，只得哦哦地答应着。那周峰倒是有你点得意不去了，说：哥们，你也别忙活了，咱们到外面吃去。我心想，煮熟的鸭子就算飞了，也要拔它几根毛下来，正要痛痛快快地答应，桃花却瞪了周峰一眼，呵斥道：你丫钱多烧心是不是？看看你每月能剩多少钱？还不想娶媳妇了？

周峰被桃花一番话臊得满面通红，坐回到沙发上，一言不发了。我心里不知是啥滋味，既有看到周峰在桃花面前低声下气，从而生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快感，也有看到桃花对周峰关怀得无微不至，从而生起的醋意。做饭烧菜的时候，果然只有我一个人在厨房用锅碗瓢盆演奏交响乐——不是《热情奏鸣曲》，而是《悲怆奏鸣曲》。中间桃花进了两趟厨房，都不

是给我打下手，而是偷吃了两块排骨，然后很真诚地夸我炖排骨确实有一套。看着她百无聊赖没心没肺的样子，我他妈的真想把锅砸了当废铁卖。

不知是我的烹饪技术太惊天地泣鬼神，还是周峰太知道给人面子，反正他吃起来叭叭直响旁若无人，我每眨一下眼，都能发现盘里的菜呈螺旋式下降。他的咀嚼声声声入耳，让我听起来十分不是滋味，感觉自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，也不知是伟大，还是窝囊。心里这般想着，胃口就好不到哪儿去，真是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剑四顾心茫然——嗯，不是拔剑，我倒是想冲到厨房去拿起菜刀，然后……然后把饭桌给劈了。

正在食不知味，周峰腰间的手机呜呜直响，他接起一听，很简短地说：好！我马上过去！说完他将饭碗一推，戴上放在沙发里的警帽，先对我连声说对不起失陪了，然后跟桃花说：出任务了，我得立马赶过去，你就请两天假，专心在家养伤吧，别急着去上班了，咱不缺那几个钱。

咱咱咱，咱个屁啊，我在心里骂道，但还是热情澎湃地让周峰把饭吃完再走。可他只是摇头，然后跟我握手作别。桃花似乎挺能理解的，倒是没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送他到楼道电梯口。我坐着没动，通过虚掩的房门，能清楚地听到周峰好像悄悄地对桃花说了些什么，接着就是桃花撒娇式的哭声和骂声：你这混蛋，快点给我滚。

桃花回屋时，眉间眼里，都是喜滋滋的笑意。不知怎么的，我突然感觉她的面目有点儿狰狞，就低头愤怒地扒饭。扒着扒着，突然莫名地伤感起来，为这世间反复无常的感情。